

「初選」本質就是「大台」的「欽點」

深度
評論
方靖之

反對派的所謂「初選」落幕，戴耀廷早在投票開始未幾，已經「預告」有50萬人投票，最終果然符合他的「預言」，大會自稱有60多萬人投票。戴耀廷隨即意氣風發的表示「初選」空前成功，反映了民意，令他十分鼓舞云云。然而，這場「初選」究竟反映了什麼民意？

操控選票「一氣化三千」

整場「初選」漏洞百出，投票人可以重複投票、冒名投票、跨區跨界別投票，反對派的支持者完全可以「一氣化三千」，一人在不同票站投下多票，這樣的60萬究竟有多少水分，不說自明。這樣的「初選」哪有點公正性可言？不過是操弄民意的工具。而且，就算真的幾十萬人投票又代表了什麼？反對派在以往的選舉中總得票普遍達到百萬以上，這是反對派的基本盤，現在不是

要他們參與違法暴亂，不過是出來投票，他們踴躍出來投票有什麼出奇？如果說「初選」有300萬人投票，遠高於反對派的基本盤才值得驚奇，才值得戴耀廷鼓舞。幾十萬反對派死忠支持者投票，不過是反映了反對派的民意，沒有什麼參考價值。

這場「初選」最大的意義，其實是一次反對派的內鬥與「洗牌」。從「初選」的宣傳工作以及所謂選舉論壇每次都是火花四濺，反對派內部的互相攻訐，互相抹黑的激烈程度不下於真正選舉，各黨派交鋒之激烈，置對方於死地的狠勁更儼如一場生死之戰。原因很簡單，「初選」結果將關係反對派各黨派的出線與生死，幕後「大台」已經明言反對派必須服從「初選」，否則後果就如「街工」一樣死無葬身之地。即是說，就算這個「初選」有多大的漏洞，有多大的不公，如何人為操控，各反對派都必須全面遵從，否則就是破壞團結，要群起而攻之。

所以，各反對派為爭奪「初選」出線，都必須向對手全力開火，這是一個零和遊戲。按照一般分析，在「初選」的安排下，地區網絡較強、知名度較高的「傳統泛民」將可取得巨大優勢，「初選」更被指是為「傳統泛民」政黨政客度身訂造。然而，「本土派」也沒有舉手投降，反而利用投票制度的漏洞，全力發動支持者投票，並且在選舉論壇上針對反對派的老政客全面開火，其中民主黨九龍西的黃碧雲、九龍東的胡志偉、新界東的林卓廷都成為眾矢之的，在論壇上被全面圍攻。

撕裂加劇戴耀廷「盟主夢」碎

黃碧雲由於過去有狼批「青年新政」的「黑歷史」，更被重點招呼，「本土派」紛紛指她投機、轉軚、無腰骨、不敢唱「獨歌」，這些都是事實，令黃碧雲在論壇上醜態畢露，其他幾個區的民主黨參選人都是同一命運。這說明「

本土派」的策略就是通過在「初選」猛攻民主黨等「傳統泛民」，藉此奪下反對派的龍頭地位。

事實上，所謂「35+」如果仍然由「傳統泛民」主導，對「本土派」根本沒有好處，他們更熱衷的是達到「18+」，從而主導反對派。在這樣的目標下，他們更需要對「傳統泛民」趕盡殺絕，這次「初選」正是「本土派」突擊「傳統泛民」的最好機會。當民主黨等還自恃自己的高知名度、地區網絡而鬆懈之時；當黃碧雲還以為自己「投激」「投暴」，穿黑衫，海報加上幾隻抗爭字眼就可以吸納「本土票」，「初選」已是「坐定粒六」之時，卻估不到「本土派」根本從來不當他們是自己人，一直打算取而代之。民主黨過去如何打擊「本土派」，其支持者怎會忘記？這次「初選」正是「本土派」一次報復的機會。

這樣的一場「初選」，不論結果如何都不可能令對方心服。民主黨贏了，「本土派」支持者會含淚投給黃碧雲嗎

？「本土派」會與林卓廷一笑泯恩仇嗎？不可能的。同一道理，「本土派」勝出了，但「傳統泛民」支持者認為「本土派」用下三流手段勝出，利用投票制度的漏洞勝出是勝之不武。而且，在「初選」論壇上「本土派」參選人對民主黨的指罵，對黃碧雲等人的羞辱，其支持者看在眼裏，這口烏氣能夠忍下來嗎？

這場「初選」是要「欽點」出幕後「大台」屬意的參選名單，但不論結果如何都不可能令所有人都心服，尤其是「初選」這麼多的問題和人為操控，公信力根本不足，最終結果只會進一步加劇反對派各方的內鬥。不論誰勝出，其他一方都不服氣，更不會用自己的政治資源「資敵」。戴耀廷以為可以用「初選」協調名單，再在最後進行棄保，各人都會遵從其號令，只是一廂情願。「初選」不過在反對派內製造更大的裂痕和對立，這正是機關算盡太聰明，反算了卿卿性命。
資深評論員

「泛民」被戴耀廷玩弄於股掌之間

參與政治，不論你持什麼立場，最忌被激進派綁架。偏偏「傳統泛民」由十年前的所謂「五區公投」開始，便向激進傾斜。名義上是給機會年輕人，實際上是放任年輕人去衝，抱着僥倖心理，以為他們會打開局面，然後便坐享其成。怎知激進的年輕人根本不會對前輩感恩，只會嫌他們「阻住地球轉」，只想取而代之。

激進年輕人口裏不說，心中懂算賬。一個20多歲出頭的年輕人只要當選立法會議員便可月入逾10萬公帑，平日見到位高權重的官員又可以呼呀喝喝，光是這份滿足感和畢業後在職場上「受氣」、「捱騾仔」的大學同學們相比，簡直是一個天堂，一個地獄。如何達至？很簡單，只要你夠激進，無限抹黑中央政府，「黃絲」媒體便會被吸引，你的名氣便日盛，外國媒體更會追捧你，把你塑造成「年輕的叛逆者」。於是，你便可以名利雙收。羅冠聰便是好例子。如果不是羅冠聰火候未夠，在宣誓時出了岔子，特區政府也拿他沒有辦法。相反「傳統泛民」如民主黨和公民黨便夠「聰明」，沒有一位因宣誓而被DQ的。於是這批「傳統泛民」無風無浪完成任期，本月便會拿到數十萬計的立法會議員約滿酬金。有車有樓根本不是夢。相對被DQ的激進派，「傳統泛民」便有原罪。憑什麼我們激進年輕人要被DQ，而你們卻安坐廟堂？

戴耀廷挾「初選」以令「泛民」

在這個氛圍下，「傳統泛民」卻一廂情願地以為要「大團結」，要有效集中票源以達到「35+」，於是參與由戴耀廷主導的「初選」。從結果看，「傳統泛民」其實是中伏了，中了戴耀廷的計。因為從來不怕身水身汗去參與「初選」投票的，一定是死死「黃絲」；而這批人只會喜歡「衝」、「本土」和「年輕人」。而「傳統泛民」除了一兩位十分肯「衝」外，大都很「錫身」，怕坐牢，怕被DQ，畏首畏尾，在議會極盡侮辱官員之能事，以博傳媒垂青，但對可能觸犯法律的事，一定不做。2014年「佔中」爆發前，余若薇接受電視專



馮煒光 議事論事

訪便坦承擔心參與「佔中」會令她失去大律師資格。在法治社會，本來這態度是合理的，但在死硬「黃絲」眼中，這便不夠「勇武」了。明乎此，筆者便不奇怪今次「攞炒派」「初選」結果出現「大洗牌」。這個「大洗牌」隨時在戴耀廷的計算之內，這解釋了為何他在昨日說：「誰若不遵從（『初選』）結果……可說是「政治自殺」」，這等同「挾「初選」以令「泛民」」。通過所謂「初選」，戴成功把「傳統泛民」邊緣化。「傳統泛民」要延續政治生命，便只能激進化。但這樣是他們的初心本意嗎？為了保住立法會議員議席而要違背良心，套用某人一句話：「先問下自己是否算一個人？」

執筆之時，剛有結果。若嚴格按照這結果，「工業」吳敏兒敬陪末二席，等同出局。沒人敢說「攞炒派」在新西出7張名單都全贏吧？民主黨呢？九西黃碧雲肯定沒戲了。黨主席胡志偉能出戰九東嗎？那要看黃之鋒會否再被DQ，還要假設黃之鋒被DQ後不會「欽點」另一人（而按「攞炒派」政治傳統，黃有這權利）。堂堂老牌民主派政黨的主席要靠盟友被DQ及不「欽點」接任人，情何以堪。新東林卓廷也是敬陪末席、新西尹兆堅在新西處末游，或許能勉強保住。超區方面，老將涂謹申按理應被淘汰，提早回家「湊仔」去。這樣下來，民主黨隨時會由現時7席變5席，甚至更少。還要假定黃之鋒一定會被DQ及之後不「欽點」替代人，以及尹兆堅和林卓廷配票順利，而九西成了空白。

公民黨呢？鄭達鴻應保住了公民黨在港島的入場券。郭家麒在新西敬陪末席，隨時不保。假定法律界仍然是公民黨的，那麼也隨時會由5席變4席或3席。至於由2004開始入局的以激進自詡的長毛則要黯然退場了。「傳統泛民」似乎只能依賴DQ及配票順利，才能保持現

有議席。參加「初選」，典型是「搬石頭砸自己的腳」！對「傳統泛民」來說，若不「反枱」便等同「亡黨」。後事如何，筆者不樂觀。

不「反枱」便等同「亡黨」

「誰是我們的敵人？誰是我們的朋友？」這其實是指政治洞察力（Insight）。在今日的香港，政治便是一場無硝煙的戰爭，而在比例代表制，很多時是「泛民」盟友之間的戰爭。「傳統泛民」以為激進年輕人是和他們有共同理念的「盟友」，其實這只是美麗的誤會。回想2010年所謂「五區公投」時，激進思潮初露，民主黨內某元老便堅決反對參加。因為民主黨作為「傳統泛民」，根本不是激進派那杯茶。民主黨摻和進去，只會有輸有贏。「五區公投」以投票率低告終。到今天，若筆者不提，大家可能都忘記了。民主黨當時採取了進入中聯辦，直面中央政府表達民主訴求的辦法。幾經折衷，締造了今天「超級區議會」議席，令香港政制在回歸後首次獲立法會通過，向前邁進。

一晃眼便是十年。十年人事真的幾番新。在這十年國家不斷進步，內地人民幸福指數不斷提高；反觀香港幾乎停滯不前，「傳統泛民」則為短期政治利益不斷滑向激進，2014年參加了非法「佔中」、2015年否決了政改，硬生生剝奪港人普選的權利、2019年還縱容極度暴力和有嚴重分離主義傾向的「修例風波」。自2014年起，「傳統泛民」拿不出一件推動香港進步的事功。「傳統泛民」到今天仍然不長記性，傻乎乎地參與「初選」，結果一出來，騎虎難下。這一切還不是忘記了「在香港推進民主必須以尊重『一國』為前提」的初心。展望未來，「傳統泛民」應毅然和激進劃席，這樣或許還會有出路。否則一眾「傳統泛民」全變成「勇武」，和年輕激進「鬥激」，只會走向末路；不信，你真以為香港國安法是無牙老虎嗎？

註：原題為「缺乏政治洞察力的『傳統泛民』」

DQ「初選」者勢在必行

新聞
背後
卓銘
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昨晚指政府不同部門接獲不少市民投訴反對派「初選」涉嫌干預、操弄選舉；而且主辦單位主張以「35+」否決財政預算案以達成「攞炒」目的，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第22條。

對於前一個質疑，雖然戴耀廷早前曾狡辯謂，「初選」是由市民自己選擇支持哪些人，聲稱沒有人可以操縱市民做決定，區諾軒昨日也以「我最喜愛歌手」作類比。可是兩人的說法，其實都不盡不實。

區諾軒用「我最喜愛歌手」比喻「初選」，看似有理，卻是一個大騙局。兩者最簡單的分別在於，前者是一場選舉，但後者是一場選舉的「預選」。「我最喜愛歌手」的得獎者，在勝出那一刻便塵埃落定，可以切實得到這個頭銜。但「初選」出線者，卻不會直接變成議員，他們得到的只有「參選權」，即被選舉權；至於落敗者，則會被剝奪參選權。這才是戴耀廷等人被質疑操弄選舉的核心所在。

基本法第26條賦予港人選舉權和被選舉權，但戴耀廷卻利用今次「初選」製造「大台」，壟斷「民主抗爭」的發言權。一旦參與「初選」者落敗，他們就不能參選立法會，否則就是戴耀廷口中的「政治自殺」。再者，假如有人不參加「初選」，也會同樣被「大台」封殺，繼而不得不「被放棄」參選立會，之前的「街工」事件正是一個人辦。

更有甚者，這次「初選」不只剝奪參選權，連選民的選舉權，即投票權也要侵犯。戴耀廷提到的「政治自殺」，意思是如果有人不遵守「初選」承諾，堅持參選，那選民就不應投票給那些人。這不正是剝奪了選民自由投票給心儀候選人的權利嗎？雖然戴耀廷口說無法操縱所有人的投票意向，但主辦方這幾個月卻一直透過大量文宣，以「三投三不投」等口號，強迫選民服從這套「初選」機制。的而且確，市民可以自己選擇投給哪些人，但這份名單是經過篩選的，也就是說，哪些人可以出線和參選立法會，正是戴耀廷等人操弄選舉的結果。諷刺的是，如果反對派以往一直批評政府DQ是政治打壓，那他們此舉，難道不也是DQ和政治打壓嗎？

說到DQ，之所以會有「35+」戰略和「初選」，正是因為反對派企圖以否決所有立法會議案來癱瘓特區政府運作，加上操縱選舉、違反限聚令，已明顯觸犯國安法第22條，以非法手段嚴重干擾、阻擾、破壞香港特區機關依法履行職能。早前公民黨、黃之鋒、朱凱迪和一班素人聯合發表「墨落無悔」的立場聲明書，可謂證據確鑿，不容抵賴，政府根本沒有不DQ的理由。

何況據昨晚主辦方公布的電子投票初步結果，多名「傳統泛民」包括梁國雄、黃碧雲基本上難逃落馬命運，取而代之的是多名素人跑出。如果政府DQ某些「初選」勝出者，部分「失敗者」或許還會求之不得。

「政治聚集」是香港防疫最大漏洞

過去數日新增逾百宗本地感染新冠肺炎確診個案，除出現食肆、的士司機、老人院、學校等群組感染外，更有部分患者感染源頭不明，這意味著香港出現新一輪社區爆發。

各方需高度警覺，嚴防死守，避免疫情擴散，導致香港6個多月來的抗疫努力化為烏有。同時，需考慮在已有抗擊疫情的經驗上，對新發疫情有針對性地防範，一方面避免疫情擴大，一方面令市民正常生活不受太大影響。

目前全球疫情依然嚴峻，截至昨日，全球累計確診逾1300萬宗，全球累計死亡超過57萬例。其中，全球醫療資源最豐富，醫療條件最好，手段最先進的美國，累計確診超過340萬，累計死亡超過13.7萬人。雖然疫情肆虐全球已經6個多月，但迄今人類對這一病毒的認知依然十分有限，沒有特效藥，疫苗的問世也尚有時日。因此，目前防範疫情的有

效手段仍然是人與人之間的社交距離和隔離。不過，根據北京不久前處理新發地疫情爆發的經驗，靶向性的防範可以在短期內有效阻止疫情蔓延。

香港為什麼出現新一波疫情，新出現病毒的源頭在哪裏，即便是專業人士，也很難給出完全準確的答案。筆者認為，至少有四種風險因素需格外關注：一是香港是座國際城市，本地人口多元化。這決定了幾個月來，輸入源頭多，這些返港人口中，有不少感染者和隱形感染者，有的甚至來自高危國家。

其次，有人缺乏社會責任，違反檢疫令。於強制檢疫期間，在無合理辯解及未獲授權人員許可下，離開檢疫地點，他們可能成為行走的播「毒」者。據悉，迄今已有30人因此被法庭定罪。

第三種風險是社會出現「防疫疲勞症」。由於有當年「沙士」的教訓，港人自律能力比較強。從一月以來，習慣



葉建明 議論風生

於外出旅遊、天天在外用餐的港人，大多非常注重防範，配合政府的各項防疫措施，戴口罩，減少外出用餐，注重社交隔離做得不錯。這也是前期香港防疫成功的重要因素。

意識形態的「播毒者」

不過，在經歷了100多天的自我限制之後，不少人呈現出一種「抗疫疲勞」的狀態。包括因為生活規律改變的不適應，壓抑已久導致想「動一動」等。回歸前生活，是每一個人的期盼，但當疫情沒有完全控制，抗疫的警鐘依然需要長鳴。

第四種風險就是「人群聚集」。在疫情之下，所謂「和你唱」、「和你lunch」仍不時有之；回歸紀念日當天，大批人響應反對派號召不顧警方的反對，在港島區參與非法遊行；過去的周六周日，反對派無視疫情第三波爆發，舉行所謂的「初選」，多個所謂票站都出現違反「限聚令」的情況……這些由反對派發起或煽動市民參與的活動，都導致一定數量的市民聚集，大大增加新冠病毒傳播的風險，摧毀政府和市民過去六個月攜手抗疫的成果。若因為這類政治活動令疫情在社區大規模爆發，不知反對派會如何負責？

疫情再起並不可怕，只要有有效手段解決。有如北京新發地農貿市場疫情傳染，當地政府追蹤每一個患者，力圖從源頭、從風險口解決。結果在短促的時間內，疫情受控，迄今北京多日本地零感染。

有人說，北京的經驗香港無法借鑒。那麼，我們按照本地做法，從上述四個風險口着手，同樣應該「殊途同歸」吧。對於第一類輸入病例，政府已經修改規例，加強對此前獲豁免人士到港檢測，如機組人員和船員。對於違反檢疫令者，法律也有清晰的條文處理。

而目前最嚴重的就是後兩類：一是陷入「防疫疲勞」中的人；二是因政治因素而非非法聚集者。對於前者，可以理解但需要疏導。政府和社會有關方面也可以多種方式幫助舒緩心理壓力，並規劃好公共空間的使用。畢竟港人居住環境狹窄，需要更多公共活動空間。

對於因政治因素而非非法聚集者，我們需要提醒，損人恐損己。非常時期，不要因為個人意識形態成為行走的「播毒者」，最終影響香港整個防疫形勢。

全國政協委員、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